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墨子

唐敬杲 选注
余欣然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墨子

墨子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墨子

MO ZI

唐敬杲 选注

余欣然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子 / 唐敬杲选注;余欣然校订. — 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45-1

I. ①墨… II. ①唐… ②余… III. ①墨家 IV. ①B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75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墨子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5.37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45-1

定 价:13.8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 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言

一、墨子传

墨子之年代 墨子何时人，太史公仅为传疑之辞，曰：“并孔子时，或曰：‘在其后。’”（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）于是，墨子之年代，遂为学者所聚讼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在七十子之后；后汉张衡谓当子思时（《后汉书》本传）；毕沅谓六国时人，至周末犹存（墨子序）；汪中谓在宋景公时代（《述学》内篇三）；孙诒让谓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，而卒于安王之季（《墨子》后语）；胡适之谓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，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（《哲学史大纲》一六七页）。梁任公《墨子学案》附有墨子年代考，于墨子生卒年代考证特详，谓当生于周定王初年（前468至前459），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；卒于周安王中叶（前390至前382），约当孟子前十余年。似较确当。

墨子之生地 墨子生地，古来又不一其说：《吕氏春秋·当染篇》，《慎大篇》高注，谓是鲁人；《文选·长笛赋》李注、《荀子·修身篇》杨注、葛洪《神仙传》、郑樵《通志》，均谓之宋人；而清儒毕沅、武亿，则均谓是楚之鲁阳人。宋人、楚人之说，前人已多驳论，不能成立，依本书所载事实考之，似当以鲁人之说为是。（如《贵义篇》云：“子

墨子自鲁即齐。”《鲁问篇》云：“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，以迎子墨子于鲁。”又《公输篇》云：“子墨子闻之，自鲁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。”）

墨子之事迹 墨子名翟，姓墨氏，生于鲁。鲁惠公时，周史角来鲁教郊庙之礼，其裔有留鲁者，墨子学焉（据《吕氏春秋·当染篇》）。史角之学，出于史佚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墨家以尹、佚二篇列首，盖为此也。其居鲁也，鲁君问以御齐之法，墨子教以尊天、事鬼、爱利百姓、交好邻国，举国而从事于战（见《鲁问篇》）。楚惠王时，鲁之巧人公输般为楚作云梯，将以攻宋。墨子闻之，自鲁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。见公输般，且因以见楚王，陈非攻之义，王及公输不能难，而攻城之念不衰。墨子乃与公输角攻守之技，公输九设攻城机变，墨子九距之；公输之攻械尽，墨子之守圉有余。公输般诘而曰：“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”墨子亦曰：“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”楚王问其故，墨子曰：“公输子之意，不过欲杀臣，杀臣，宋莫能守，乃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”楚王曰：“善！”乃止不攻宋。其后楚鲁阳文君欲攻郑，墨子说而罢之；齐欲伐鲁，墨子又说而罢之。

楚惠王五十年，墨子至郢，献书惠王。王受而读之，曰：“良书也！寡人虽不得天下，而乐养贤人。”墨子辞曰：“翟闻贤人进，道不行不受其赏，义不听不处其朝；今书未用，

请遂行矣。”王使鲁阳文君追墨子，以书社五里封之，不受而去（《渚宫旧事》二一）。越王使公尚过以车五十乘，迎墨子，请裂故吴之地五百里封焉。墨子谓公尚过：“子观越王之志何若？越王听吾言，用吾道，则翟将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于群臣，奚以封为？越王不听吾言而我往焉，则是吾以义赈也。钩之赈，亦于中国耳，何必于越哉？”（见《鲁问篇》）

晚年至齐，说齐太公非攻之义。在周安王之十余年时歿，年约七八十岁。

孟子曰：“墨子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墨者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趿为服；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。”又曰：“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！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。”

二、墨子书及其注校

墨子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称七十一篇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十五卷，目一卷。宋中兴阁书目载称十五卷、六十一篇，盖七十一篇中已亡其九矣（其阙佚，当在唐中叶以后）。今本卷数同隋志，篇数则仅存五十三篇（所佚十八篇中，八篇尚存目录，其他十篇，并目录亦亡）。

墨子书多非墨子自著。如《亲士》《修身》《所染》三篇，全无墨家口气，当为后人伪托无异。《法仪》《七患》《辞过》《三辩》四篇，乃掇拾他篇余论为之，疑亦为后人伪作。《尚贤》以下至《非命》，每题各有三篇，则为墨子三派弟子，各

记其所闻师说；篇中皆有“子墨子曰”字样，此其证也。《经》上下、《经说》上下、《大取》《小取》六篇，即鲁胜所谓“墨辩”；其中，《经》上下二篇，或系墨子自著。《耕柱》《贵义》《公孟》《鲁问》《公输》五篇乃为墨子弟子辑集墨子一生言行为之，体裁略同《论语》。《备城门》以下十一篇，专言守御之法，亦为弟子所记录。

墨子之学，虽一时风靡天下，其后寢息。后之学者，又惑孟子之说，此书之研究者遂少。其在历史上所著录之注释书，以善书《隐逸传》所载鲁胜之《墨辩注》为嚆矢，宋郑樵《通志》复有乐台注本之著录，然今皆已亡佚。是以，古字、古言，错简误脱，触处皆是，几于不可句读。至清代乾隆间，汪中始治此书，有校本及表征一卷，今皆不传。同时，毕沅、孙星衍、卢文弨等合力注释、校讎，发行《经训堂墨子注》十六卷，其后，王念孙摘条校注，为《读墨子杂志》六卷；俞樾著《墨子平议》三卷；苏时学著《墨子刑误》若干卷。至光绪间，孙诒让集诸家说，参酌折衷，更断以己所心得，著《墨子闲诂》十五卷，详密精审，实所未有，近李笠复有《墨子闲诂校补》之作，取各种版本与定本闲诂互勘，并撷集近顷各家之说，参以己意，发明亦颇多。（又近人撰定本《墨子闲诂补正》，体裁略同李书，而尤为精博。）

三、墨家流派

墨子之学，在战国当时，极为隆盛，其徒属满天下，与

儒者互争思想界之霸权。《吕氏春秋·当染篇》曰：“孔、墨之后学，显荣于天下者众矣，不可胜数。”又曰：“孔、墨徒属弥众，弟子弥丰。”可以见其盛况也。其直接受业于墨子者，如《公输篇》曰：“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。”《淮南子》亦谓：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而不旋踵。”然此三百人与百八十者，因史无专纪，今已多不能举其名姓。其见于本书及先秦诸子者，为禽滑釐、高石子、高何、县子硕、公尚过、耕柱子、魏越、隋巢子、胡非子、管黔激、高孙子、治徒娱、跌鼻、曹公子、胜绰、彭轻、孟山、弦唐子等十五人。其中，隋巢子著书六篇，胡非子著书三篇。

又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云：“自墨子亡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：墨离为三。”此三派传授系次，今已不可得考。惟《庄子·天下篇》有曰“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，相谓‘别墨’”云，则相里氏传之五侯子，邓陵氏一派又有苦获、已齿，而为南方之墨者也。

又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云：“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，翼得为其后世。”盖墨家已寢假成为一种宗教，而所谓“钜子”者，即其教主也。墨家钜子见于《吕氏春秋》者，有孟胜、田襄子、腹䟽三人。

其为墨家之余流，而尤有重要之地位者，则有宋钘、尹文、惠施、公孙龙等。

宋钐宋人，《孟子·告子》下作“宋牼”，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作“宋荣子”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、《天论篇》等，与墨子并称。观其主张“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”，“见侮不辱，救人之斗，禁攻，寝兵，救世之战”，（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）与说秦楚罢兵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当为奉行墨子节用、非攻、兼爱等主义者。

惠施、公孙龙，皆所谓名家者流。鲁胜墨辩注叙谓墨子著书，依辩经以立名本；惠施、公孙龙祖述其学，以正别名。惠施之说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所载最详。公孙龙著书六篇传世。二人之说皆与墨经出入，盖在论理学方面发挥墨子之学。

尹文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以与宋钐并称。《公孙龙子·迹府篇》《吕氏春秋·正名篇》皆载尹文“见侮不辱”之论，当亦为宋钐之流著书二篇。

四、墨学渊源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：

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：茅屋、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、大射，是以上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视天下，是以尚同。

又《淮南子·要略训》曰：

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丧生而害义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

之时，天下大水，禹身执畚筐，以为民先，剔河而道九岐，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东海。当此之时，烧不暇殯，濡不给挖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泽者葬泽，故节财薄葬，闲服生焉。

班志九流之观察，乃本于《左传》所谓“天子之官，学在四夷”之意。虽墨子曾学于史角之后，然则其所论，实多牵强附会。淮南之说差为近是。墨学为儒教之反抗，绝无疑义。盖墨子既生当孔学极盛之时，一般孔门弟子，又多墨守教说，不顾时势之变迁；墨子乃起而自创新说，以与之抗。如孔子正名，墨子崇宝；孔子不信鬼神，墨子则倡明鬼；孔子以富贵寿夭为在于天命，墨子则倡非命；孔子以礼荣为治国之要具，叹美周代之文治，墨子则立非乐、节用、节葬之说，谓墨子之学尽本于夏禹，则殊未确当。此节汪中《墨子》后序辩之详矣。其言曰：

夏后氏三年之丧，既殡而致事，则夏之为父三年矣。禹崩，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，则夏之为父三年矣。从是观之，它服术可知也。士丧礼小敛奠，大敛奠，皆用夏祝；使夏后氏制丧三月，祝岂能习其礼以赞周人三年之丧哉？若夫陵死葬陵，泽死葬泽，此为天下大水不能具礼者言之也；荒政杀哀，周何尝不因于夏礼以聚万民哉？

则淮南所谓“背周道而用夏政”之说，宁有成立之余地？总之，墨子之学纯为时势之反动，而一本于其救世之热诚者。《鲁问篇》墨子答后越之语，最足以表示此种精神。其言曰：

凡入国，必择务而从事焉。国家昏乱，则语之尚贤、尚同；国家贫，则语之节用、节葬；国家熹音、沉湎，则语之非乐、非命；国家淫僻无礼，则语之尊天、事鬼；国家务夺、欺凌，则语之兼爱、非攻。故曰“择务而从事焉”。

盖墨子之学说，乃斟酌时代之需要，因事制宜，以自成其一家之说者。如必谓其遵何制度，出何师说，则皆拘墟之见，不足信也。

五、学说概要

（一）思想方法 墨子之学，在我国古代学术界中，实最多科学实验之精神者。其《经》上下诸篇，既为名学之先导，与欧洲之逻辑，印度之内明，相为辉映；故其学说之立论，无不取首尾一贯之论理形式。其言曰：

凡出言谈，则不可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，譬之犹运钩之上而立朝夕焉也；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未可得而从定也。（《非命下》）

盖谓任何言论，无不须合于逻辑也，然则墨子逻辑之方法若何？《非命下》又曰：

是故言有三法。何谓三法？曰：“有考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”恶乎考之？考先圣大王故事。恶乎原之？察众之耳目之请。恶乎用之？发而为政乎国，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

三法亦谓之“三表”。上“考之”之一法，即所谓演绎

法也；下“原之”“用之”之二法，即所谓归纳法也。墨子全书之论证，殆无不出此方式。墨子斥空想，崇实行，其所以重视理论之应用者，盖非偶然也。

（二）兼爱主义 墨子之根本主义，厥惟兼爱。彼以为天下之祸乱，皆起于不相爱。不相爱，则思亏人以自利，人各思亏人以自利，则攻杀篡夺，社会不可以一日安矣。然则兼爱之道奈何？曰：

视人之国若视其国；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；视人之身若视其身。（《兼爱中》）

盖谓爱人犹爱己，而无所亲疏厚薄于其间也。墨子更从自利方面以推论兼爱之不可以已，其言曰：

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，亦欲人爱利其亲与？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？以说观之，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。然即吾恶先从事乃得此？……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……大雅之所道曰：“无言而不讎，无德而不报；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即此，言爱人者必见爱也，而恶人者必见恶也。（《兼爱下》）

即谓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，结果，还是自爱。然则人更何乐而不兼爱人欤？至于墨子理想中之兼爱社会，如曰：

以兼为正，是以聪耳明目，相与视听乎；是以股肱毕强，相为动宰乎，而有道肆相教诲；是以老而无妻子者，有所持养以终其寿；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长其身。（《兼爱下》）则与儒教所谓“大同”之理想，以及近代之社会主